

她们文学丛书

伊人面壁

林宋瑜 / 著

散文卷



她们文学丛书·散文卷

伊人面壁

林宋瑜 /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 非
封面设计 西 里
责任校对 高文川
版式设计 西 里

她们文学丛书
散文卷
伊人面壁
林宋瑜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5
字数：110 000 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8 000 册

ISBN7-222-02317-8/I·632
定 价：8.80 元

总策划 程志方 总执编 刘存沛
总审稿 杨世光 总组稿 海 男



林宋瑜
/ 简介



林宋瑜，1994
年毕业于广东汕头
大学，80年代中期
开始创作，著有
《不可知的人》等
小说、评论、散文等
作品，现在广东花
城出版社工作。

她 们

——《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她们是她们。我们是我们。我们永远不是她们。
而且，没有她们，便没有我们。
是她们，孕育了人类。
是她们，拓开了文明。
没有她们，世界是残缺的。
没有她们，文学是跛脚的。
她们的存在，使世界完整。
她们的存在，使文学鲜活。
在传统面前，她们是最坏的女人。
在未来面前，她们是最好的女人。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超越历史。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赢获得明天。
因此，我爱她们，我们爱她们。
于是，有了《她们文学丛书》的构想。
中国女性文学从这里走向新的辉煌。
中国女性作家从这里登攀文学的峰峦。
她们将给我们：
另一片蓝天白云，
另一轮明月朝阳，
另一双眼睛
另一座家园。
来吧，
我们和她们。

目 录

她们

——《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 1 伊人面壁
- 41 旅途中的风景
- 53 到纳木错湖去
- 57 另一隅
- 61 渔夫的故事
- 69 姿娘
- 76 月下待友
- 81 猫情结及其他
- 87 歌唱
- 101 讲古师
- 109 五社娘

目 录

- 120 锦绣衣裳
- 129 英歌
- 136 老房子
- 144 做个“梦游人”
- 147 “侃”与清谈
- 150 个体经验与创作情绪
- 154 女权从何而来
- 158 像蜘蛛网一样轻附着的生活
- 176 掌上的美
- 193 愿望

·她们文学丛书·

伊人面壁



1994年，生活在别处。

1. 蕉岭三圳镇

落入沉寂与漆黑之中的小镇。静谧是禁锢的堡垒同时是自由的无限空间。

窗后面是一大片稻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麓。初到

· 1 ·

镇上，稻子正是翠绿的时候。偶尔推窗观景，眼前竟然已是清一色黑黝黝的田土。晚上有时有山歌飘进来，既不豪放也不婉约，简单而本色，像那些田土一样自然，大概是客家山歌。只有男声没有女声，农友们就说是小姐窗下唱小夜曲。

黑米酒倒进锅里，再放捣碎的姜粒，煮开，重新装回瓶子。这是镇上小饭店老板娘的习惯。很香的酒，喝下去，肚子也是暖暖的。我很喜欢，可以喝两大杯。客家妇女坐月子，喝这种酒比饮水还多，一个月里起码喝上一两百斤。所以黑米酒在别的地方叫黑米酒，到了客家，就称客家娘酒了。小镇的上空，总是缭绕着一股客家人自酿的酒香，他们将酒作多种烹调：酒炖鸡、酒炒肉、酒焖鱼、酒饭、酒汤……我的脸被酒熏得红扑扑的，回到城里，忙于美容健身的朋友们充满羡慕：还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

太阳下山后，我们绕镇两周，散步。印象最深的是长生店，居然有三家。我们有时就看做棺材。木匠很认真，像做别的家具一样一丝不苟。这时候，你会觉得并无死亡这回事，只不过是灵魂移了个家。

散完步返回镇委大院，常可听到锣鼓弦乐声。愉快的乐韵甚至响彻清晨、午后直至深夜。大院隔壁是退休协会，镇上那帮老人自得其乐得很，还唱“美酒加咖啡”，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声音像刚摘下的山捻子一样甜美，老姬聊作少女狂？不亦快哉？

一镇上仅有两三条小街巷，围绕一块五六十平方米的空旷地，边上就是有一两档肉铺的菜市场。平时冷冷清清，只有到了墟日才会热闹起来。墟日是逢三六九，也就是说，一句中有三个墟日。女人们衣着光鲜，脸上焕发出喜悦而兴奋的光泽。大约墟日正是她们较量美丽和富有的时刻。农民喜欢赶墟，我也喜欢。我喜欢在沾满晨露的蔬菜水果之间穿梭，购买农家自制的食品。农民们自由地贸易，卖出鸡鸭葱蒜，换回电饭煲热水瓶。这里电力不正常，三天两头停电，所以墟日时，小百货店卖得最多的是一种应急灯。有电时蓄电，停电时大放光明，不亦乐乎？

秋天的日子，在这个客家小镇上看着过着单纯的农家日子，踏着这个小镇的节拍，走在粗糙的泥路上，不合时宜却很合心情地想起遥远的海德格尔引用的同样遥远的荷尔德林的诗句：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

我们在这个小镇住了将近半年，我们的名称叫做“农村基层建设工作队”。我既非党员，又非干部，大概属于需要到农村中锻炼的那一类青年，总之，我莫名其妙地来了，带着情怀与回想走了。我指的是这里的生活给予我内心的印迹。

村头长长的水槽边上树立了一块石碑，刻上我还有我另外三位“工作队同志”的名字，记叙我们修水槽、建文化室、扩充小工厂的事迹，大有树碑立传之意。我因此至今仍深怀愧意，这种愧意就像一块落水的石头，淹没于时间的波涛之中，但永远存在心底。朴素的农家百姓，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的到来，镇委大院忙着修厕所。忙了两三个月，厕所终于修好了，与城市的相差无几。但他们依然习惯使用置放于楼上楼下各个角落的尿缸，那种腌制咸酸菜用的陶缸。新厕所楼梯口就有一个，镇上的干部，宁可在缸上小便，也不肯再跨前一步进新厕所用抽水马桶。镇委大院从早到晚是一片拧开水龙头似的流水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尿骚味。

客属恳亲会是这里的客家人隆重的节目，每一两年就将散落于世界各地勤劳而俭朴的客家后代召集于此“恳亲”，本意是投资或捐赠，与引进外资的国家政策步调一致。我们与衣锦还乡的客家华侨同抵小机场，几部电视摄像机蜂拥而上，外面锣鼓喧天。少男少女夹道欢呼，塑料花姹紫嫣红晃得你眼花缭乱。我说我怎么就听到声音里是“钱来钱来”，农友们便笑。

管理区的书记是老三届。见到我们就要讲讲含有文化的笑话。反复讲的是：“你们有文化，所以你们听得懂。

我对我老婆说：‘I Love to you.’她就递给我一瓶酱油。”

2. 等待信件与电话的日子

记忆不是一面镜子。1994 年的心情与如今的记录肯定有实质性的误差，如今的记录多半是今天的心情。真实与幻象的终极分野是什么？如何判断？无法判断之时是否应该放弃判断？话语究竟能存留多少分真实？

你如今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问题，便可以发现许多事物的荒谬可笑。但人们往往不可逃避地身处事物之中，不能自己。我陷于困难，我便问自己，可以跳出来么？这种态度是否意味着自欺欺人？宿命一般暗示着你企图逃避却无可逃避的处境。

镇上只有一个小邮电所，但邮差每天都会到镇委大院来。不下管理区的白天，捧着书本的夜晚，多半竖起耳朵听大院里的收发员喊“工作队林同志有信”或者“工作队林同志有电话”。这样的时间并不很多，但很重要，像呼吸一样重要。牵挂是一种充实的痛苦折磨。心有所牵挂，心有种种羁绊，心在牵挂中流血、结痂。等待意味着自愿编织束缚自己的罗网。

等待的日子同时是虚构的日子。等待一个人的消息，虚构一个人的故事。于是生活弥漫着浪漫的诗意。在等待的日子里，你的心里充满梦想。它实际上是现实之外的一次逃逸。你可以将眼前的情景变形，使之符合你的内心、你的欢愉，你因此充满想象地存活下去。不愉快的诗意，疼痛的怀念，一切并非完全真实的境遇。有谁敢于面对真正的生活内容？它那残酷的一面被大脑曲解、遮蔽。

丰溢之后的切肤之痛。1994年，这一年，你走过了恋爱的丰溢期，而所有现实的困难积聚于此。这段日子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矛盾的转折，小镇成了你的避难所。但你逃避不了宿命，也逃避不了内心。世界上有许多人熟练地进入游戏规则，你不能。爱情就像盘旋在我们头上的秃鹫，时刻在威胁着我们。

它确实就是一个旧日的梦，一个像褪色丝绸一样静谧而悠远的神秘传说。你在这个传说中旋转、旋转。在这个小镇上，在这段日子里，你的心理角色与现实角色相距十万八千里。莎士比亚说，这是一个疯子与瞎子共同组成的世界。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确实如此。

冬天悄悄来临了。山区的冬天，的确冰冷砭骨。天空经常阴沉沉的，常常在傍晚时分飘洒着小雨，半夜里听窗外的树叶啪啪响。农友们开始想家，想都市里那扇属于自己的桔黄色的窗口。小唐在灰色走廊踱来踱去，吹着无聊

而荒凉的口哨，是“橄榄树”。时间被浪费，形式主义就像美术装置一样被堂而皇之标榜起来。我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寻找到另一种生活的意义，我在等待。身躯出入于各种官僚机构，穿行于田埂农庄，但内心在经历着爱情，经历着个人的爱情所带来的潮润、激奋、满足的惬意。爱情的心理体验填满这段莫名其妙的下乡的日子。罗兰·巴特洞穿一切地说：“恋人爱上的是爱情，而非情偶。”人所敬奉的神圣与浪漫的伪装就总是这样被喜剧性地撕去。

你已熟悉这老式信笺。竖行，红线条，纸质极好。你也已熟悉这笔迹，规矩中的随心所欲，用力过度常戳破纸张。你按时间编号，就像一部编年史的书稿，装满抽屉。在镇上的日子，农友们只有电话，没有书信。你拥有一份独特的幸福感。队长嗤之以鼻：“这年头，谁还写信？情书也还不是那些话！”说完，他就把头伸过来，还是充满好奇心地想知道这年头会有什么样的信。这种时候，你的心情越过了现实的樊篱，像一只白色小鸟超脱而自在。

幸福感总是一瞬间的事情。浪漫之秘密就在于遥远，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如此。

面对那些言语的乌托邦，面对布满密码的抒情，你如同一个醉汉腾云驾雾在想象的王国中飞翔。爱情就是一种